

真理的倒相

The Eye of Truth



余卓轩 / 著
VOFAN / 绘

真理的倒相

The Eye of Truth

余卓轩 / 著 VOEAN / 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理的倒相 / 余卓轩著; VOFAN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56-5317-8

I. ①真… II. ①余… ②V…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503号

原著名:《真理的倒相》,著者:余卓轩,绘者:VOFAN

©KINO-EYE/KADOKAWA MEDIA(TAIWAN)CO.,LTD.2010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2-116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真理的倒相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著 者 余卓轩
绘 者 VOFAN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恒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王丽丹
美术编辑 马晓鸣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317-8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020) 38031526 传真:(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真理的倒相

The Eye of Truth

余卓轩 / 著
VOFAN / 绘

Prologue	001
----------	-----

EPIC I

I 雪中的足迹	006
II 世界的味觉	015
III 危险的气息	027
IV 现实的法则	038
V 越洋的旅程	053

EPIC II

I 远古的传说	062
II 风中的微笑	079
III 历史的脉络	093
IV 丧失的未来	109

EPIC III

I 惩戒的道路	132
II 地心的国度	144
III 意外的变局	158

EPIC IV

I 众人的抉择	170
II 真理的考验	181
III 灵魂的诗篇	193
IV 命运的导向	204

Epilogue	233
----------	-----

Prologue 序章

男孩的手中，握着一颗眼珠。

那是一颗半透明，近乎完美的圆球体，散发出银色的光辉。

此乃名曰“真理眼”的稀世宝物。有人说它是在远古传说中，被救世主亚尔迪斯封印的末日巨龙所遗留下来的左眼。也有人说，其实它就是救世主自己的眼珠。但无论真相是什么，所有人都知道：真理眼会让持有者获得无尽的知识，并得以通晓世间所发生过的一切。

过去有许多人拥有过它，从这一个流转到下一个，数百年来拥有者不计其数。相传只要将它压向自己的额头，“真理眼”便会探触你的头脑，将世间的智慧灌注于你的脑海之中。

男孩半跪在神殿前，眉间充满忧伤，望了一下手中的珠子。他握起拳头，盖住掌中放射出来的银光，怀里抱着一只哈士奇小狗。他一次又一次抚摸着小狗颈上的毛，却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心跳。男孩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水。小狗的表情十分安详，仿佛沉睡着。

然后，他将真理眼举到额前。

“你如果那样做，非但救不了它，连你自己也会受伤害的。”男孩身后的老祭司如此说道。

颤抖的手停了下来。“……但我真的想救飞飞。”男孩回答。

“孩子啊……知识是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许多恐惧的开端。”老祭司缓缓地说：“真理眼，往往会让戴上它的人付

出沉重的代价。”

“我……我想找到让飞飞活过来的方法。”男孩转过头来说道。

老祭司看着他。“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循环，无法强求。生命都终有消逝之时。”他说：“这就是真理。”

男孩的脸庞弥漫着哀伤之情，将哈士奇小狗搂得更紧。他开始想象小狗突然在自己怀中扭动起来，像以往一样挣脱他的怀抱，在他身旁蹦蹦跳跳。但如今，小狗却毫无生机地静静躺卧在他的胸口。这使得男孩心中感到一阵痛楚。

那时，男孩抱着死去的小狗走了一整天的路，从自己的村庄来到神殿所坐落的小镇。他听说这座神殿里陈列着世间最强大的宝物，能够让所有问题得到解答。

然而小镇里的每个人，都劝他别去碰真理眼。他们告诉他许多故事，那些曾使用过真理眼的人，最终都是以悲剧收场。

他们说，有个面包师傅，一生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如意的终身伴侣。真理眼让他与花店的可爱女孩结了婚。但最后，他却穷途潦倒，孤零零地独自死去……

他们说，有个母亲，独自照顾着五个孩子与老人。她一直希望知道怎样才能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然而在戴上真理眼之后的某一天，她静悄悄地离开了所有人……

他们还说，有个商人在得到真理眼之后，学会了最快速的赚钱方法，变得无比富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然而不知何故，有一天他竟开始监禁、屠杀自己国度内的所有渔夫。最后甚至与沿海各国开战，造成数以万计的人丧生，自己更惨死在刀剑之下……

从此，真理眼是“诅咒之物”的名声传开，再无人敢于触碰。

之后它被运到这偏远的小镇，陈列在神殿中。

“这个宝物会给你世间的一切知识，告诉你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老祭司指向自己的额头。“然而没有任何人的头脑，能承受得起如此无尽辽阔之物。”

男孩握着真理眼，悬在面前犹豫不决。

“还是放下它吧。”老祭司说。

男孩摇摇头。“一定……一定有人曾经依靠它，得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而不受影响。”

老祭司叹了口气。“孩子，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他说：“许久以前，在真理眼刚被运来这座神殿时，这里曾经有位知名的祭司。信徒们从各城镇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找他解答疑问。他才智非凡，堪称百年难得一见的神圣贤者。所有人，包括当时还年轻的我，都怂恿他去戴上真理眼。”

男孩抱着小狗，半跪着聆听。

“虽然大家都听说这宝物并非凡人能够掌控，但我们全都坚信，如果有谁的脑海中能够涵盖世间的所有知识，那一定就是他了。在所有信徒的鼓吹下，那位贤者似乎也开始思量获得无尽智慧的可能性。”老祭司沉默了一会儿，头低了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将真理眼放入自己的额头上。”

男孩盯着老祭司，似乎在他年迈的皱纹中，看到隐藏已久的痛楚。

“他将自己关在神殿里数日数夜，吸收着世间的知识，所有的信徒都聚集在神殿外等待……”老祭司的语气变得沉重：“三天后，神殿的大门打开了。他走了出来，只对所有信徒说了一句话……然后就以匕首自尽身亡了。”

男孩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老祭司点点头。“没错，即使是堪称最博学的智者，也无法承受这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其中有太多事，是恐怖而令人绝望的。”他语重心长地说：“为了找寻让小狗复活的方法而戴上真理眼，只怕在答案尚未出现之前，你的思绪就将让自己陷入绝望。”

男孩垂下握着真理眼的手。他紧紧抱着小狗，将脸颊埋在它毛茸茸的颈子里。

他想起与爱犬飞飞在一起的日子。每天早晨它会将男孩唤醒，然后一起往山坡下的磨坊走去。阳光在那时洒进山谷，飞飞总是跑在他前面。

那些记忆仿如昨日。他们坐在树下，男孩啃着面包，飞飞对肉块又抓又咬。他们在山顶上看云，在小溪旁听着流水声睡午觉。他总是要搂着飞飞，倾听着它的心跳才能睡着。

“我懂了。”男孩低语。

“嗯，这并不是你的错，孩子。”老祭司说：“没有凡人能够承受这世间的万千真理……”

“不。”原本看似死心的男孩，却打断了老祭司的话。

“……就算人的头脑，承受不了世上的一切真理……”男孩闭上眼睛。“但人的心或许可以。”

他将真理眼压向自己的胸口。

EPICI



I 雪中的足迹

这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在人们称为“麦香之国”的国度某处，有个偏僻的小镇，离其他城市都相当遥远。下着雪的夜晚，镇里一片宁静，唯独某间旅店的气氛依然热闹。烛光透过窗户摇曳，在雪幕中带来朦胧的暖意。

旅店内，客人们一桌桌聚拢，喧哗、嘈杂声四起，木笛伴随着小鼓的声音从角落流泻出来，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木头味道，混着一股肉香与酒味。

“来了！来了！”女孩端着三个大盘子，灵巧地穿过几桌拥挤的人群，让盘子落在一桌闹哄哄地玩骰子的客人桌上。然后她又快速回到吧台，倒了五大杯啤酒，再一一递到朝着她挥手的客人那儿。

“依蕾亚！肉串！”老板娘从厨房内捧出来一个大烤盘，超过百串的烤肉滴着油脂滋滋作响。女孩奔了过去接过烤盘，转身再走一轮，从容地分发给每桌的客人。

她收过客人给她的铜钱，从吧台底下的柜子里拉出钱箱，将钱币投放进去，然后又被老板娘叫过去端一整锅烧好的野菜。

这样来回好几趟，直到客人们不再使唤她，好不容易才有休息的时间。名唤依蕾亚的女孩走回吧台后面，双手在围裙上抹了抹，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为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下肚，然后坐在高脚木椅上，随手拿起抹布在台面上擦拭。这是她早已习惯的工作，不需要思考就能快速反应客人们的要求。从早到晚的忙碌，让依蕾亚

觉得每天的时间都过得相当快。

算一算，她已经在老板娘这边工作了三年多。这样日复一日，没什么大的变化，生活相当规律。

但往往就是像现在这样，在忙碌中短暂的歇息时，会让她脑中一片空白。在空白之中，莫名的沮丧再次浮现。依蕾亚抿了抿嘴，看着旅店形形色色的人们。有一大群人围着桌子，轮流掷骰子，有时大声叹息，有时齐声欢呼，现在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举起骰子叫喊，另一个戴着羽毛帽的青年爬到椅子上唱起歌。在一旁的桌子，三个裹着厚重披风的人喝着啤酒，似乎在商讨着什么事。旅店的最里面一个留着翘胡子的浪人在说故事，面前坐着一个穿着花色斑斓服饰的女孩，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老人，以及卷发的男孩。在一旁，吹着木笛的女艺人的发辫上编入一串串贝壳，她身旁的青年则面带微笑，手掌轻轻击鼓。有对情侣坐在角落里，男人正递给女人一朵蓝玫瑰。

依蕾亚呆滞地盯着这些人。只要一停止工作，望着旅店里头喧哗的人们，就会隐约有一股失落感。呆滞得越久，这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她常常深要呼吸或叹口大气，才能得到舒缓。然而最令她沮丧的，是自己根本不知道那股失落感从何而来。

每天晚上，当客人们都离开，旅店再度回到深夜的宁静，依蕾亚打扫完毕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之后，她会躺在硬邦邦的小床上望着天花板。油灯里的火光在墙壁上晃动。她常常弓起身子，觉得胸口有点郁闷。

许多客人在猛灌啤酒下肚之后，的都露出像憋着一口气表情，仿佛有种不满累积在胸口。依蕾亚常常想，他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样，有股莫名的怨气在淤积，是不是因此旅店生意才会这么好，因为很多人都需要借着啤酒下肚，才能把胸口那股怨

气给一并逼出来，若是如此，这些来来往往的客人都在烦恼些什么呢？

然而，女孩时常提醒自己，生活还是知足一点的好。她的酬劳让她足够支付每天的三餐，还有住宿。老板娘出租了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给她，也偶尔会让她免费吃烤肉。依蕾亚心想，自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人了。每年的寒冬，有许多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旅店工作其实也是有趣的，这让她有机会观察过往的客人，看看他们在交谈时脸上表情的变化，以及他们喝醉酒后的样子。

她想起许多说故事的人最喜欢用的开场白：“在寒冬，能够像我们这样窝在一起听听故事，表示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不得不同意。

“啤酒！再来四杯啤酒！”

客人的叫声就像驱动神经的鞭索，依蕾亚反射性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双手马上熟练地抓过杯子、倒酒，再抓过杯子、再倒酒。身体的活动令她感到解脱，因为只要像这样投入于工作，她就可以避免思考，迷惘也不会随之而来。

所以现在，依蕾亚在百忙中并没发现客人们的异样。

门打开时，旅店内的人们个个神色骤变。依蕾亚奔波在各桌之间忙着递啤酒，直到所有人统统静了下来，只剩下门外风雪呼啸声，她才停下脚步，抬起头。

一群人走进了旅店。他们穿着大皮靴，身披长披风，肩头覆盖着雪片，每人手中都拿着的大刀，在烛光下微微发亮。领头的是个黑发壮汉，单眼覆着眼罩，背上的刀比所有人的都要大。他的独眼中露出凶光，扫视着安静的人群。

“想活命就把钱箱交出来！”独眼男人对着老板娘说。

旅店老板娘出言哀求了几句，但几个强盗马上以刀尖指着她的喉咙，吓得她立刻弯下身打开柜子。

依蕾亚握着两个酒杯，害怕地站在人群中。她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在邻近的几个小镇里相当有名的黑帮，听说换了首领之后，这阵子越来越恶名昭彰，总是恣意妄为，连各镇的镇长都拿他们没辙。据说他们还跟国家的皇室有些私下交易，所以仗着这层关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柜台后面传来叮叮当当的钱币声响；外头的风雪刮进旅店，扬起仿似凄厉的哀号。老板娘冒出头来，脸上充满了恐惧，以颤抖的双手将钱箱奉上。

突然，从那群玩骰子的客人当中，有个高壮的男人卷起袖子走了出来，带着醉醺醺的表情。他红着鼻头，指着那帮人大喊：“你们这些土匪！想白吃白喝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让在场所有人吓破了胆。一个强盗抓住他的头发，另一个强盗用刀背直接砸在他脸上。男人才刚发出尖叫就被击倒在地，脸部被连续踹了几脚之后昏死过去。

旅店里没人敢吭一声。所有人都胆怯地屏住呼吸数秒钟，然后纷纷低下头来。

领头的独眼男子瞥了他们一眼，嘴角带着冷笑，然后单手捞过老板娘怀中的钱箱，转身走出大门。他的手下也一个个跟了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强盗消失在大雪纷飞的夜幕中，门才再度合上，死寂的宁静笼罩整间旅店。

客人们面面相觑一阵子，然后渐渐恢复交谈。壮汉的朋友们把他扶起，在老板娘的指引下抬进某个房间。女艺人再次吹起木笛，放松大伙儿的心情。人们的恐惧慢慢淡去，凑近了身子，在彼此的陪同下找回胆量。他们在言谈间逐渐提高了音量，

甚至出现笑声。

依蕾亚发现自己的心跳声仍然撞击着耳膜。她逼自己深吸一口气，设法整理思绪，但在人群中左顾右盼后，她还是想不起来手中的两杯啤酒应该要拿给谁。

然后，她的双眼被某样东西给吸引了过去。

旅店的最深处，几个正在听故事的人之中，有个卷发男孩站了起来。

他离开人群，朝大门走去。男孩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袍，手上拿着一根比他还高的木杖。他推开门，席卷周围的雪片与他的白袍一般纯净。依蕾亚站在原地，望着他走出去的背影。

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的冲动让依蕾亚随手放下酒杯，她也不管是否给对了桌，就奔向门口。她轻轻推开大门，在细缝之间眯着眼往外瞧。然后她立刻跑回厨房，溜进储藏室，从一个小窗子刚好看见转进巷内的那帮强盗，以及从后头跟上来的男孩。

强盗们纷纷停下脚步，回过头。男孩的个头比所有人都矮上一截。他走向独眼的首领。

“你要我把钱箱还回去？”依蕾亚轻轻将窗子拉起一个小缝时，听见强盗首领的声音。“小鬼，你当自己在跟谁说话？”

“夏天来临时，联结东西方大城的道路会开通，旅客不会选择逗留在这个小镇。”男孩说：“所以他们在这个季节所赚的钱是一整年的生计，你不该夺走。”

独眼男看了一眼他的手下们，发出嗤之以鼻的笑声。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声音回荡在幽暗的巷道里。“小子啊，你开口前应该先去打听一下，”在独眼男身旁，一个将钱箱扛在肩上的强盗说：“在你面前的，可是人人畏惧的黑帮老大。”

“如果你将钱箱归还，并且答应不再骚扰他们，”男孩没理睬其他人，只对首领说：“我可以答应你，不会告诉你的手下。”

强盗们聚拢了过来，独眼男更是满脸不解，感到相当莫名其妙。他皱起眉头，往前跨出一步，不悦地拎起男孩袍子的领口。“小鬼，如果你觉得这种游戏很好玩，那你完全惹错对象了。你晓得我们每年把多少像你这样年纪的小鬼给——”

“伊斯坦恩的森林。”男孩静静地说出一个地名。

盗贼首领的话在喉间中断。唯独那只独眼瞪得极大，嘴巴半开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他愣在原地数秒，动作僵止。手下们感到奇怪，也开始相互张望。

男孩什么也没说，直盯着强盗的首领。

独眼男突然手往后伸，打算拔出背后的大刀。

“你可以试试是你的动作快，或是我下一句话说得快？”男孩说。

躲在窗后的依蕾亚，觉得自己好像看见独眼男握着刀柄的手在颤抖。然后不可思议地，强盗首领竟从他手下那儿，粗鲁地将钱箱抢了过来扔在雪地上，旋即转身离去，并愤怒地叫其他手下们跟上。

那帮人走后，男孩弯下腰去拿钱箱。依蕾亚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但有那么一瞬间，她好像看见在男孩宽松的袍子下，他的胸口发出了银光。

依蕾亚将窗子整个拉起，探出头去。

“这里！给我吧。”她对着男孩伸出双手。

男孩转过身来。两人对望时，依蕾亚发现他的瞳孔中是片浑浊的白，有点像盲人，但很明显的他绝不是瞎子。男孩站在雪中望着依蕾亚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走过来，踮起脚尖将箱子

递给窗口的女孩。

他连头发都跟雪片一样白啊……依蕾亚心想。她接过箱子时开口：“你……你好厉害。为什么能凭一句话就让那些强盗罢手啊？”

苍白的卷发盖住男孩的额头，盯着女孩的白色双眸令她感到些许不自在。“他们的帮派刚刚换了老大，”男孩告诉她：“原先的首领是个相当受成员敬重的人物，但几个月前他秘密去了白乐丝城之后，就突然失踪了。他们一直设法找他却音讯全无，所以那个独眼男人成了他们的新首领。”

“白乐丝城……伊斯坦恩的森林就是在那里。”依蕾亚曾经听许多来旅店说故事的人提到过。

男孩点了点头。“在那森林里面有座钟楼，里头可以找到他们首领的尸体。”

依蕾亚偏头想了想。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表情无比讶异。

她发出惊叹，欺身向前问道：“但是你怎么有把握他会照着你的要求做？他看起来像是非常凶狠的人啊！”

“他是个聪明人。和旅店这些钱比起来，稍有闪失就能让他失去一切。”男孩说：“只要赋予人们能预见的未来，谁都知道该走哪条路。”

依蕾亚似懂非懂地猛点头，心里却感到相当诧异。突然间，她的胸口又痛了起来，一股郁闷涌上心头。她赶紧转身将钱箱放在地板上，掩饰自己莫名的不安。在维持这样的动作好一阵子后，才回首问道：“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咦？”

男孩已经走了老远，准备步出巷口。

“等等，你要去哪里？”依蕾亚将整个身子探出窗口大喊。

男孩回过头来。“我该离开了，免得那个强盗首领回来找你